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仇隙

劉毅家在京口，酷貧，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，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，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。毅以先至，進白悅曰：身貧並蹟，管一遊甚難，君如意人，何處不可為適，豈不能以此堂見讓？悅素豪，逕前不答。毅客並避，惟毅留射如故。悅廚饌甚豐，不以及毅。毅既不去，悅甚不歡，毅曰：今年未食子鵝，請以殘炙見惠。悅又不答。後毅貴用事，悅不得志，疽發背卒。梁鍾嶸為古今詩評，其論沈約云：觀休文眾制，五言最優。永平中相王愛文，王融等皆宗附約，常曰：謝朓未適，江淹才盡，范雲名級雖微，故稱獨步。謂其詞密於范，意淺於江。嶸嘗求譽於約，約拒之，故迫宿憾，以此為報也。

北齊崔俊素與魏收不協，收後專典國史，俊恐被惡言，乃悅之曰：昔有班固，今則魏子。收縮鼻笑之，憾不釋。

魏毛修之曰：昔在蜀中，聞長老言，陳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，得撻百下，故其論武侯，云應變非其所長。

北齊文宣崩，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，擇其善者用之。魏收陽休之祖孝征不過得一二首，惟盧思道獨得八首，時號八彩。盧郎劉邈亦只二首中選。中書李愔戲邈云：盧八問許劉二。邈銜之。武成時邈典機密，以事中愔，武成怒，大加鞭撲。邈喜，復前憾曰：高捶兩下，執鞭一百，何如呼劉二時？

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，文靜自以才能乾，用在裴寂之右，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，意甚不平。每廷議多相違戾，由是有隙。文靜酒後出言怨望，拔刀擊柱曰：必當斬裴寂爾。

劉晏為吏部尚書，楊炎為侍，各恃權使氣，兩不相下。炎坐元載貶，晏快之，昌言於朝。人以為載之得罪，晏有力焉。及炎入相，追怒前事，且以晏與元載隙憾，為載復仇。言晏嘗請代宗立獨孤妃為後，有奪宗之計。賴崔祐甫救解，猶出晏為忠州刺史。又誣晏與朱泚通書，乞誅之。方下詔暴言其罪，李正己上書表訟晏之冤，炎懼，乃遣五使往諸道，聲言宣慰，而實推過於上。德宗知而惡之，遂賜炎死。

豆參為相，不悅李巽。巽自左司中出為常州刺史，仍促其行。巽不平之。不數日，參貶郴州司馬，巽為湖南觀察使，誣參與藩鎮交通，德宗怒，遂賜參死。

李揆秉政，苗晉卿薦元載。揆自恃門望，以載地寒，意甚輕之，曰：龍章鳳姿之士，不見用獐頭鼠目之子。乃求官邪？載銜恨頗深。及載登相位，揆已先貶，因揆徙職，奏為試秘書監，江淮養疾。揆既無俸，家復貧乏，孀孤百口丐食，取給萍泛諸州者凡十五六年。牧守稍薄，則又移居。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。

大歷末，李晟戍劍南御吐蕃，及師回，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。張延賞為成都尹追取之，晟頗銜之，形於詞色。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為相，晟表論延賞過惡，德宗重違之，改授延賞左僕射。上亦忌晟功名，因吐蕃有離間之言，延賞騰謗於朝，無所不至。晟聞之晝夜泣，目為之腫。上詔延賞與晟釋憾，同飲極歡。晟薦延賞為相，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晟請以一子媵延賞女，延賞不許，晟謂人曰：武人性快，釋舊惡於杯酒之間。文生難犯，今不許婚，鬻未忘也，得無懼焉？後延賞竟罷晟兵柄，由此武臣不附。

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，時時立異，蓋欲矛盾以掩其跡。密令人詐叔文曰：不敢負約，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。叔文詬怒，遂成仇怨。

趙憬與陸贄同作相，贄恃久在禁庭，特承恩顧，以國政為己任。才過歲，轉憬為門下侍郎，憬深銜之。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，因不相協。贄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奸，既至，上前贄極言延齡誕誕之狀不可任用，德宗不悅，形於顏色。憬默然無言，贄由是罷相。

鮑防為禮部侍郎，嘗遇知雜侍御史豆參，不時引避，僕人為參所鞭。及參秉政，令防致仕。防謂親友曰：吾與蕭昕之子齒，而與昕同日，致仕非朽邁所致，以餘忿見廢耳。防竟以憤終，參亦尋敗。

韋處厚曰：楊炎為元載復仇，盧杞與劉晏報怨，兵連禍結，天下不平。

令狐楚因皇甫鏞作相而逐裴度，群情共怒，楚再貶衡州刺史。時元稹初得倖為學士，素惡楚，與鏞膠固希寵。稹草制曰：楚早以文藝，得踐班資，憲宗念才，擢居禁近。異端斯害，獨見不明。密隳討代之謀，潛附奸邪之黨，因緣得地，進士多門，遂忝台階，實妨賢路。楚深恨之。

牛李之黨，皆挾邪取權，兩相傾軋，紛紜傾陷，垂四十年。文宗繩之不能去，嘗謂侍臣曰：去河北賊非難，去此朋黨實難。楊嗣復李瑋鄭覃作相，屢爭論於上前。李瑋曰：比來朋黨亦漸消弭。覃曰：近有小朋黨生。覃又曰：近日事亦漸好，未免些些不公。嗣復瑋牛黨也，覃李黨也。德裕為相，指摭僧孺，欲加之深罪，但以僧孺貞方有素，無以伺其隙。德裕南遷，所著窮愁志，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，又曰為太牢公。其相憎如此。

懿宗令韋衡尚同昌公主，公主薨，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，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，繫京兆獄中。宰相劉瞻召諫官吏言之，莫敢言者，乃自上言。上不悅，又面諫。上大怒，叱出之。瞻為荊南節度使，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，進投毒藥，貶瞻康州刺史。路岩作相，素與瞻議論不協，既貶康州，岩猶不快，闕十道圖，以歡州去長安萬里，再貶瞻歡州司馬。僖宗即位，韋路賜死，瞻自虢州刺史召為刑部尚書。瞻之貶也，人無賢愚，莫不痛惜。及其還也，長安兩市人率錢僱百戲迎之。瞻聞之，改期由他道而入。未幾復作相。初瞻南遷，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，及瞻大用，鄴內懼，召瞻置酒。瞻暴薨，時人皆以為鄴鳩之也。

後唐崔協父彥融，素與崔蕘善。融為萬年令，蕘謁之，彥融未出，蕘見按上尺題，皆賂遺中貴人，蕘知其由逕，始惡其為人。及彥融除司勳中，蕘為左丞，通札不見，曰：郎中行止鄙雜，故未敢見。宰相知之，改彥融為楚州刺史，卒於任。誠其子曰：世世無忘蕘。故其子弟嘗云崔仇。

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，舍人盧欒秩滿，玉乃下筆除欒工部侍郎。維翰曰：詞臣除此官稍慢，恐外有所議。因不署名。屬維翰休段玉，竟除之。由此尤不相協。玉以語激少帝，出維翰為開封尹。或謂玉：桑公元老，奈何使之尹京，親細猥之事？玉曰：恐其反爾。曰：儒生安得反？曰：縱不自反，恐其教人爾。

五代漢王章置酒，會諸朝貴為手勢令，史宏肇不聞其事，客省使閻晉卿坐次，宏肇屢教之。蘇逢吉戲之曰：坐有姓閻人，何憂罰爵。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，意逢吉譏之，大怒，以醜語詬逢吉。逢吉不應，宏肇欲毆之，逢吉起去。宏肇索劍欲追，楊邠泣止之曰：蘇公宰相，公若殺之，置天子何地！願熟思之。宏肇即上馬去。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，於是將相如水火矣。